

T 5238.07/7671(1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皇文卷之十

前東府 陸路學良氏

西吳亭元侯生氏

左丘明周襄王不許晉文公清遠

晉文公既定襄王上下

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

服以俾土命山川自神

以符不允不廢之也

不存

鉅文卷之十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甬東屠 隆緯真氏摘取

西吳茅元儀止生氏品次

左丘明周襄王不許晉文公請隧見國語

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郊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

金匱要略卷之十一  
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  
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  
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  
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  
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巨物以賞私德其叔父  
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  
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  
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  
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

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  
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  
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  
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  
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左丘明晉呂相絕秦書

昔遠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  
重之以婚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  
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  
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  
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  
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  
亦旣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  
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

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緩靜諸侯秦師克還  
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卽世穆爲  
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  
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  
覆我國家我襄公未亾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  
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卽  
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  
于我穆襄卽世康靈卽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  
剪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

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  
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  
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  
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  
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  
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  
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  
好棄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卽  
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

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讐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我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

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漢武帝封齊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  
爲齊王曰於戲小子閔受茲青社朕承祖考維稽  
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恭  
朕之詔維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  
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懋  
不臧乃凶于而國害于爾躬於戲保國艾民可不  
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燕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曰  
爲燕王曰於戲小子旦受茲玄社朕承祖考維稽  
古建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爲漢藩輔於戲葷粥氏  
虐老獸心侵犯寇盜加以姦巧邊萌嗚呼朕命將  
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君皆來降  
旗奔師葷粥徙域北州以綏悉爾心毋作怨毋俾  
德毋乃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於戲保國艾民可  
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維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胥  
爲廣陵王曰於戲小子胥受茲赤社朕承祖考維  
稽古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  
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  
要服不及以政於戲悉爾心戰戰兢兢乃惠乃順  
毋侗好佚毋邇霄人維法維則書云臣不作威不  
作福靡有後羞於戲保國艾民可不敬與王其戒  
之

班固典引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傳毅杜矩展隆郝  
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  
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  
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  
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卽召臣入問本聞  
此論非邪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  
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  
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

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詞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効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隋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

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兩儀始分烟烟熅熅有沈而奧有浮而清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肇命民主五德初起同于草昧玄混之中踰繩越契寂寥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夔乎其書猶得而脩也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翼而

炳諸典謨以冠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陶唐舍胤  
而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配載越成湯武肱  
股既周天迺歸功元首將授漢劉俾其承三季之  
荒末值亢龍之災孽懸象闇而恒文垂彝倫敦而  
舊章缺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宏亮洪業表相  
祖宗贊揚迪喆備哉粲爛真神明之式也雖臯夔  
衡旦密勿之輔比茲福矣是以高光二聖宸居其  
域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  
紘海內雲蒸雷動電燦胡縊莽分尚不愆其誅然

後欽若上下恭揖羣后正位度宗有于德不台淵  
穆之讓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蓋以膺當天之正  
統受克讓之歸運蓄炎上之烈精蘊孔佐之弘陳  
云尔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鋪  
觀二代洪纖之度其贖可探也並開迹於一簣同  
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彤  
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至于參伍華  
夏京遷鎬亳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是故  
誼士萃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慙德不其然與亦

猶於穆猗邇翕純儼繹以崇嚴祖考殷薦宗配帝  
發祥流慶對越天地者曷奕乎千載豈不克自神  
明哉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耳  
矧夫赫赫聖漢巍巍唐基沂測其源乃先孕虞育  
夏甄殷陶周然後宣二祖之重光襲四宗之緝熙  
神靈日異光被六幽仁風翔乎海表威靈行乎鬼  
區慝亡回而不泯微胡璫而不顧故夫顯定三才  
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  
弘厥道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外運渾元內霑

毫芒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盛哉皇家帝  
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榮鏡宇宙尊亡與亢乃始  
虔華勞謙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至於  
遷正黜色賓監之事渙揚寓內而禮官儒林純用  
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雖云優慎無乃蕙與  
於是三事岳牧之寮僉爾而進曰陛下仰監唐典  
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  
巡靖黎蒸懷保鰥寡之惠浹燔瘞懸沈肅祗羣神  
之禮備是於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肉角馴毛宗於

外園擾緇文皓質於郊升黃輝采鱗於沼甘露霄  
零於豐草三足軒翥於茂樹若乃嘉穀靈草奇獸  
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坰牧日月邦畿  
阜舉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烏玄秬  
黃髮之事耳君臣動色左右相趨濟濟翼翼峨峨  
如也蓋用昭明寅畏承聿懷之福亦以寵靈文武  
貽燕後昆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顯辭也若然  
受之亦宜勤恁旅力以克厥道啓恭館之金滕御  
東序之秘寶以流其占夫圖書亮章天哲也孔繇

先命聖孚也體行德本正性也逢吉丁辰景命也  
順命以創制因定以和神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  
之明文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於聖心瞻前顧後  
豈蔑清廟憚勅天命乎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  
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  
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是時聖上固已聖精游神苞  
舉藝文屢訪羣儒諭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  
源肴敷仁義之林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旣感羣后  
之讜辭又悉五繇之碩慮矣將緝萬嗣揚洪輝奮

景炎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  
丕天之大律其疇能旦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

諸葛亮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  
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  
懈於內忠志之士屯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  
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  
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  
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  
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  
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



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

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

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與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 諸葛亮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亾惟坐待亾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

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祖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鬚鬚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

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基年矣然喪趙雲陽羣馬王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賓叟青羗散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

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  
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  
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  
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  
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  
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  
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  
也

張載劔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印  
夔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  
作鎮是曰劔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  
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  
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矧茲狹隘土之外  
區一人荷戟萬夫越超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  
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  
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

金文卷之一  
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旣滅劉氏銜壁覆車之  
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夏侯湛東方朔畫像贊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  
次以爲樂陵郡故又爲郡人焉先生事漢武帝漢  
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博達思周變通以濁世不  
可以富樂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  
故傾抗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訓也故正諫以明  
節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取容潔其道而  
穢其跡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耶進退而  
不離群若乃遠心曠度瞻智宏才侗儻博物觸類

多能合變以明算幽讚以知來自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周給敏捷之  
辨技離覆逆之數  
之藝射御書計之術

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巧經目而諷於口  
過耳而闇於心夫其明濟開豁含苞弘大凌轢卿  
相譟哈豪桀戲萬乘若寮友視疇列如草芥雄節  
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談  
者又以先生嘔吸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世  
登仙神友造化靈為星辰比又奇怪恍惚不可備

論者也大人來守此國僕自京都言歸定省覩先  
生之縣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  
像逍遙城郭覩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曰  
塢塢先生肥遁居貞退弗終否進亦避榮臨世躍  
足稀古振纓涅而無滓既濁能清無滓伊何高明  
克柔能清伊何視濤若浮樂在必行處儉同憂跨  
世凌時遠蹈獨遊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邈先生  
其道猶龍染跡朝隱和而不同棲遲下位聊以從  
容我來自東言適茲邑敬問墟墳僊佇原隰虛墓

徒存精永戡民 思其軌祠宇斯立能何寺寢遺  
像在番周游祠宇庭序荒蕪棟傾落草萊弗除  
肅肅先生豈焉是居 遊遊我情昔在有

德因不遺靈天秩有禮神鑒孔明仿佛風塵用垂

頌聲

韓愈平淮西碑 并序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  
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  
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宗高中睿休養生息至于  
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芽其間肅  
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根莠不薶  
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  
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  
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

郊廟羣臣震懼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  
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  
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  
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  
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  
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  
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  
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爲一談牢  
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曰庶其

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一爲無助曰光顏  
汝爲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  
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  
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  
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徃討之曰文  
通汝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  
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  
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徃視師  
曰度惟汝子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



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維  
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于士無寒  
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  
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  
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子閔士大夫戰甚苦  
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顏胤武合攻其  
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  
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  
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

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  
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  
其衆泃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  
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  
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  
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  
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  
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  
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

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旣還奏羣臣請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

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徃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尅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獄狩百隸怠官

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誰叫欲事故常如命封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乃相同德以迄天誅乃敕顏胤愨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旣剪凌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鄆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

金文卷之十  
二十四  
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以槽試之  
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  
無留者額額蔡城其垣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  
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  
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咲語蔡人告飢船粟  
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  
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盱而起  
左殮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億選吏賜牛教而不  
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

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  
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  
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  
來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  
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  
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  
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宋武長忠見里  
三原車才八舊礎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  
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  
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  
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者皆流涕謹  
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  
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  
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  
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

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  
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人覲三世四王  
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  
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  
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  
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  
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  
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  
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

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  
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  
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  
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  
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  
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  
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  
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因  
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

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  
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  
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  
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  
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  
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日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  
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日月  
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

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  
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毬  
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王朝  
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旣獲所歸弗  
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  
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  
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  
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金  
三  
卷  
之  
一

三  
十  
八





